

喧賓奪主的幸運草

沈立

上月初內人從當志工的單位回來，很興奮地告訴我，同事好友金速家裡栽植的新鮮植物毬蘭開花了，是外來品種，茂密清雅，極為美觀。她先生用精緻的花盆養植，並吊在窗邊，用手機拍了來給大家看，大夥兒都嘖嘖稱奇；那意思是告訴我，我將會有這個新鮮品種啦！

內人知道我是個植物迷，家裡各種植物盆栽只要有地方放置，幾已為患，南非葉、紫蘇、香茅草、蝶豆花、印度小櫻桃等等不一而足。有任何新鮮的品種，都向人討一、兩株回來給我養著好玩；日昨她跟金速索討帶回毬蘭的枝葉五、六枝，對方還用打溼的紙巾，在每根下端包紮著，那份溫暖真是很感人的！



這種興趣讓我老來能消磨好些時光，每種植物看著繁衍長大、新增葉片、有些爬藤的纏繞出另一種趣味，更多的是開花結果的興奮。今年擺在牆外的一盆印度小櫻桃就開出了小白花，結出形狀漂亮的小果子，由綠轉黃、再轉橙、最後轉紅，其變化真可愛死人了。引得鄰居的小孫子每天駐足觀望，據說可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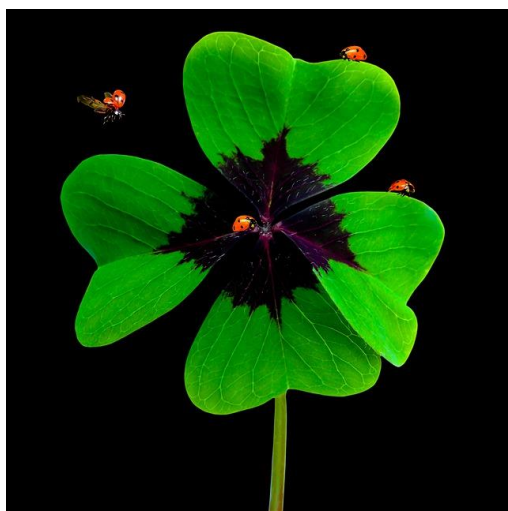
吃呢！不過未經證實，我可不敢亂說。讓他們摘一、兩粒去玩，已足夠我開心了。

不過我是只管澆水，不愛施肥，深惡一些化學肥料，嫌它影響生態；以致常常枝繁葉茂不開花，對我而言仍有另一番欣喜。多年前小弟畢業旅行，從鶯歌帶回一對小巧的陶瓷杯孝敬父母，當年父母正有一對朋友送的質地厚實良好、美觀耐用的茶杯在用著，嫌小弟帶回的杯子太小，一直放在櫃子下落灰。我成家後老媽問我要不要帶著？當時想反正也不嫌多，有回去台東旅遊，帶回幾粒很像蒜瓣的百合種子，便把那陶瓷杯小心翼翼地設法在底部鑽個小洞，從野地裡挖回兩杯黃土，把百合種了下去，第二年開春竟真的發了嫩芽，細長的莖葉非常好看，等到七月溽暑，大約長到半公尺高，許是杯子太小，養分不足，開始變黃枯萎。雖然沒有開花，僅只莖葉的成長過程，每天都不相同，就已深獲我心，之後年年如此，我總是愛之以恆。

住在都市裡，寸土寸金的房舍，說實在是沒有土地可栽種植物的。只好用各種花盆來替代這種缺失，一些沒種好乾枯了的盆子，擱在角落裡，平常澆花的時候，總順手把它裡外澆濕了，以備日後還可以運用。所以當內人拿回金速家的花枝時，我趕忙整理出兩個小盆，把這得來不易的品種給栽種下去。或許是閒置太久，盆子裡的土壤乾得只剩一半，幾經濕潤掏軟，少了些許泥土的感覺，就是不對勁，插妥了花枝後，越看越不順眼，心裡正犯著嘀咕。

總想著去哪裡弄點土回來才好，恰巧乾兒子來電話，問要不要去美術館周圍走一走？他這天照顧的老人，因病住了醫院，空出了時段；得空時他總陪我

去走動走動，得以活動筋骨，免於日後膝蓋老化。我一口答應，想著去空曠的園區弄點土，我們走到蓮花池邊，瞧著那土壤潮濕肥沃，便把帶去的塑膠袋拿出來，用手趕緊抓了幾把泥土裝袋帶回；還躲躲藏藏，生怕招人耳目，被人當小偷，那才不值得呢！



回到家，把抓回的泥巴，均勻地鋪在花盆裡，澆了些水，算了卻一樁心事。次日起床，該要澆水時，有一盆毬蘭裡，竟長出兩棵一般都是三顆心型的酢醬草來，我揉了揉眼睛細看，它還不只有三顆心型的葉瓣，竟然都長了四顆心型出來，那該叫幸運草吧？年輕時看瓊瑤的小說曾有此一說，總以為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小說唄！待把內人叫來，竟然同聲叫了出來：「哇！我們家有幸運草唉！」

於是開始對那一盆毬蘭另眼相看，每天澆水時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澆水過猛，傷著它一枝半葉。過了好些天，毬蘭新發了兩片嫩葉子，枝葉已很穩定，該已長出根鬚；而兩叢幸運草則更加茂密，前面的大棵已發出十幾片四顆心型的葉子，後面那小棵也長出四、五片來，這下子竟成了幸運草的天下，比原先種植的毬蘭更加引人注目，豈不是「喧賓奪主」了？